

牡丹夫人

姜兆文



内 容 简 介

牡丹夫人，传奇女性，马上英杰。

她艳若桃花，美若天仙，勾去多少男人的魂魄；她一马双枪，纵横辽北，名震奉天，使张学良侧目，令马贼俯首。

她内心世界极为丰富。在丈夫嘎达梅林与情人胡俊玉之间，陷于感情的泥潭之中。理智上她无比崇敬丈夫——蒙古族民族英雄嘎达梅林，而在感情的天平上却偏向胡俊玉。小说通过牡丹与嘎达、胡俊玉之间的纠葛，就爱情与婚姻的问题做了尝试与探索。

她疾恶如仇。小说再现了牡丹叱咤风云的一生，情节奇特，石破天惊，令人拍手叫绝。如牡丹身陷二龙山，嘎达斗天龙，照日喇嘛传密信，江洋大盗洪顺公馆取宝，胡俊玉夜围黄寺，牡丹探监劫狱、击毙情节，一环扣一环，出生入死的女英雄跃然纸上。

牡丹夫人

姜兆文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6.375印张	320 000字数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第四印刷厂印刷	2插页	印数：1—3 692册	
		定价：5.80元	

1924年9月中旬的一天，正当东三省镇威军总司令张作霖亲自统率六路大军，向山海关和热河挺进的时候，有一辆华丽的俄式马车，畅通无阻地驶出戒备森严的奉天城，顺着官道，伴着不间断的辘辘声，朝北疾驰而去。

车厢里坐着一对青年男女。

这男的名叫胡俊玉，今年25岁。他本来就长得挺拔英俊，又穿着笔挺簇新的军官服，更显得飘逸潇洒，威武中喷发着青春的朝气。他的脸洁白细嫩，一双秀气的眼睛总是流动着略含羞涩的柔波。正是这股柔波，曾使不少情窦乍开的少女和多情的姨太太们神魂颠倒。难怪连少帅张学良也常常牵着他的手赞叹地说：“你真是个美男子！”然而，他却从来没有过和女人调情的记录。如果不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童贞，怎么能在到了25岁的年龄，眼睛仍旧黑白分明，清澈得象秋天的湖水一般呢？

那么，这个美男子是否在男女之情上纯属白痴，或者一直没遇见能使他的感情掀起波澜的女子呢？当然不是这样。

看他此刻投向他的旅伴的爱恋的眼神，就证明他不仅是个多情的种子，且已深深陷入情海而不能自拔了。他身边这个少女实在太可爱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少女美得有些惊人，男人见到她都免不了为之心荡神驰。如果胡俊玉连这样的少女都不爱，那倒使人难以理喻了。

我们的主角，也就是胡俊玉身边这个少女，的确太美了。只有亲眼见过她的人，才会知道她到底美到什么程度。数年后，这个少女成了科尔沁草原上的烜赫人物，目睹她的风姿的人何止万千？这些人谈起她来，无一例外地啧啧叹道：“唔，天哪，她真是……太美了！”因为他们觉得，无论说她是花容月貌，还是瑶池仙女，都远远不够分量。假如这些人不是数年后，而是眼下看见她和英俊的胡俊玉坐在一个车厢里，会怎样说呢？肯定也会无一例外地啧啧叹道：“唔，天哪，这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小情侣！”

然而，使人感到奇怪的是，这对青年男女不象是情侣，至少，这个少女始终没有做出一个情人的姿态。她紧靠车壁坐着，使她和胡俊玉之间空出一段避免衣袖厮磨的距离，而且上身又微微侧向外边，眼睛盯在车窗上。在马车的疾驰中，她有时扬起抖动的手臂，轻轻撩起绿色的窗帘，当她看到从眼前闪过的依然是火红的高粱、金黄的谷子和色彩斑斓的玉米时，又很快放下窗帘，流露出不耐烦甚至有些感伤的情绪。即使在这种时候，她也未肯回过身来哪怕斜睨胡俊玉一眼。她并非没有发觉对方贪婪的注视。在马车刚一驶出奉天城时，那一束如火如电的视线，就刺得她的眼波火辣辣地颤动起来。此刻，她就是紧闭双眼，也照样会感觉到这

种注视。自从三年前的某一天开始，这种注视就没有离开过她。无论是在餐室就餐，还是在花园散步以及和另一个少女举枪射击，那两柱如火的目光总要从明处或隐蔽处扑上她的脸颊。对此，她从未感到害怕，也不讨厌，还隐约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愉快。因为她心里十分清楚，她迟早要做这个人的妻子。这个人长得漂亮，性情温柔，前程似锦，是女人的理想丈夫。而且，他是父亲的恩人，自己能以身相报，正是天经地义，应该是心甘情愿、笑脸生春的。但不知什么缘故，在她脸上，始终没有露出笑容。对胡俊玉的含情脉脉的眼睛，她并不回避，却又从未有过投桃报李的回答。也就是说，她对胡俊玉的注视，既表示了默许，又使这默许带上了冷漠。

对这种冷漠的默许，胡俊玉当然不会感到满足。三年前，他把这个可爱的少女从科尔沁草原带到了奉天城，住进了小河沿的一座漂亮的小公馆。这个少女以她出奇的美貌和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高贵姿态，震惊了奉天城里无数年老的和年轻的军官。胡俊玉为此感到骄傲。同时，他也意识到，他见到这个少女的第一眼骤然燃起的爱火，烧得愈来愈旺，对这个少女的迷恋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这个少女在眼前，他周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曲线毕呈的、丰满而实在的身体，以及和这美妙的身体和谐地、天衣无缝地搭配在一起的波浪一样披到双肩的秀发，微鼓的鬓角处两缕向前翘起的柔丝，湿润的略呈淡绿的眼波中滚动的双眸，象鲜嫩的荔枝肉浸润着粉红色的椭圆的脸蛋，有如玉石雕琢的笔直的小巧的鼻子和鲜红柔软的嘴唇。对这个可

爱的身体上的每一个细小部分，他都如此迷恋，恨不得一口吞下去，和自己的肉体融化在一起。他的双臂和他的心房一样，时常处在剧烈的颤抖中；他的双唇和他的血液一样，时常处在炽热的燃烧中。但他知道，他眼下还不能放纵自己的感情，去粗暴地拥抱和热烈地亲吻，虽然他如饥似渴地想亲近这近在眼前的一切。是的，他如果这样做了，就成了言而无信的人。他绝不允许自己用那些只能换取一时痛快的轻薄举动，给自己深爱的少女造成不信任的心理。再说，他似乎也不忍或不敢这样做。因为在他的眼睛流连在这个少女的令他浑身燥热的性感美的同时，他还从对方那双眼睛里看到了叫他不寒而栗的内容，那就是深埋的淡淡的哀愁、言出必行的果决和不容侵犯的威严。这些恰恰构成了这个美丽少女自卫的坚固防线，使胡俊玉未必不是很强烈的欲念只能退避三舍，性爱渐渐升华为情爱，并甘心去充当保护者和听候差遣的奴仆。获得感情和占有肉体虽说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却常常密不可分，形成一个和谐的、相得益彰的统一体。事实上，胡俊玉深深眷恋的少女，恰恰是自己亲口答应嫁给他的，是他的名正言顺的未婚妻，无论是感情还是肉体，都应该无可怀疑地属于他所有。就算眼前还没有到同床共枕那一天，但总该有携手比肩、卿卿我我的内容，来填补洞房花烛前这一段空白啊！遗憾的是，这空白依然是空白，足足延续了三年。这三年里，没有一次接触带有哪怕隐隐约约的谈情说爱的色彩。有时，他不得已而求其次，期望得到对方一个含着娇羞和情意的顾盼。他常常设想四只眼睛火辣辣接触的一瞬，那该怎样销魂？他准会晕过去的。然而，这个少女连

一个嫣然的笑也没给过他。难道她永远是这样不动声色地接受，一次也不付出吗？这未免太不公平了。胡俊玉感到强烈的委屈，感到难忍的惆怅。他也曾无数次地暗下决心，去和这个少女直截了当地谈一谈，以便使两人的关系和感情有个突破，明朗起来，至少要弄清她心里究竟打着怎样的谱。但是，小妹和她寝食共处、形影不离，苦于难得有个单独相向的机会；更何况，严厉的高堂对这门亲事一直抱冷淡态度，又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样，胡俊玉在这变得出奇漫长的三年里，就只能在苦恼和等待中煎熬了。

可是，眼前的情况却不同于以往三年中的任何一天。他们远离了闹市，远离了人群，身边没有小妹，也没有母亲。在一个几乎是封闭的不足一平方米的小天地里，只有他和她。胡俊玉记得，他行前宣布要带她同去科尔沁草原时，她倏然扬起明亮的眼睛，那么痛快地答应了。当时，胡俊玉想在那双美丽的眼睛里进一步探究一下深藏的奥秘，但那长着长睫毛的眼帘又飞快垂落下来，把少女心灵的窗口遮掩得无影无踪了。可他毕竟看到了那眼波一闪中所流泻出来的快乐。他当然明白，可爱的姑娘之所以快乐，肯定是因为在旅途终点能见到离别了三年的爸爸。但为此，她却必须和胡俊玉单独在一起，经历近两昼夜的长途旅行。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令胡俊玉喜出望外了。因为这对他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想想吧，在平时，这个少女犹如“宫墙柳”一样，可望而不可即，令他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回却要肩靠肩坐在狭窄的车厢里，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吐露缠绵的情话，可以放心地去携握那柔软的白嫩的小手，甚至可以大胆地把那可爱

的身体拥进怀里。想到这些，他怎能不心花怒放呢？而且他确信，作为未婚妻，连一个拥抱都舍不得恩赐给未婚夫，情理上说不通，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却无论如何也没预料到，事实竟如此大大有悖于美妙的设想。从坐进车厢那一刻开始，这个少女的眼睛便没有离开过车窗，直到车近彰武，行程已超过二百里地，她也没有改变一下侧身而坐的姿势，看样子，即使这个马车要行驶一万里，她也要这样坐到终点。小小车厢里这种咫尺天涯的氛围，使胡俊玉清醒地认识到，不用说温顺的令他甜蜜得浑身颤栗的拥抱和热吻，就是一个深情的顾盼，也会象蓬莱仙岛般渺茫而不可期。尤其叫他难以理解的是，对方明明是在有意地回避他，而且在这故意的回避中还带着明显的旁若无人和不屑回眸一顾的味道。这就使一向恃才傲物和受许多女人崇拜的胡俊玉，在早就酝酿出的烈烈如焰的欲火中，又渐渐升起一股未必不是烈烈如焰的怒火。欲火和怒火烧到一处，终于烧出了一个炽烈的使他周身燥热和酥软的决心。他一边握紧拳头，一边在心里自我鼓励地发问道：“这个少女不是早就属于你吗？你难道没有权利去亲近这个身体？你为什么不伸出胳膊把她揽进怀里，去抚摩她、亲吻她？你的力量足以使两个少女同时窒息，还怕她挣扎反抗不成？”他这样无声地吼着，瞪起烧得通红的眼睛，准备把炽烈的决心变成炽烈的行动。

如果不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使胡俊玉的粗暴行为带上了一层看似偶然的保护对方的色彩，并因此使他接连施行的亲近对方的举动都变得可以谅解的话，那么，他的恣意的侵犯和轻薄肯定会使这个少女产生反感和

憎恶，她心中正在潜滋暗长的对他的爱也会就此冰消瓦解，他自己也将为一时冲动而悔恨终生。

的确，胡俊玉应该感到庆幸，那马车的一次巧到不能再巧的大颠簸，帮了他的大忙，不露痕迹地掩盖了他的愚蠢的错误。

对马车的骤然颠簸，胡俊玉和那个少女都毫无防备。但胡俊玉当时正要扑向对方，身体的重心集中在脚下，车子颠起时，他只要双手抓住座垫，就不会摔倒。那个少女则不然。她的思想早就遨游到遥远的地方了，而且，她的两个脚尖，只是轻轻地抵着踏板，身体的重心全部落在座位上。所以，当马车猛的跳起时，她便被一下弹起，来不及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应该怎么办，便已斜倾着身体扑进胡俊玉的怀里了。

胡俊玉也是一个气使颐指惯了的人，对于一个连官道上的坑坑坎坎都躲不开的蹩脚车夫，他如何容忍得了？特别是马车颠起的刹那，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情绪和决心都受到了破坏，而在眼下，他的情绪和决心是占据着超越世上一切的位置的。所以，他不由得怒火中烧，准备向车夫大发雷霆。可是，几乎在同一刹那，他意识到，滚进怀里的柔软而温热的一团，恰恰是他渴望亲近和占有的美妙身体时，他的怒火立即熄灭了，甚至对那个肯定以为自己闯了祸的车夫升起一股感激之情。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由低能的车夫促成的天赐良机。他迅即合拢双臂，将那个倏然送上来的身体紧紧拥在胸前。他深感意外且异常激动地发现，他的使足劲儿的搂抱，并未引起对方的反感，也没有看出对方要立即挣脱出

去的表示。这对如饥似渴的胡俊玉无疑是个非同小可的鼓励，使他产生了一种未曾体验过的胜利者的欢悦心理，欢悦得整个身体都在颤栗了。同时，他清晰地感觉出，那一对小巧的、挺硬而具有弹性的处女的乳峰，正紧紧贴在他宽阔的胸膛上蠕动；那两只诱人的皓腕裸露着搭在他的双肩上，从两侧将那玉石般润泽的柔光袭进他的眼帘；而那由柔发和整个身体散发出的温馨气息，直扑他的鼻孔。他醉了，醉得忘乎所以，醉得如同梦中。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波涛汹涌的感情，一面用颤抖的双手抚摩掌下的温软的脊背，一面将燃烧着的嘴唇印向近在眼前的秀美的黑发，同时，如梦呓般地吐出带着火焰的喃喃的轻唤：“牡丹，牡丹……”

这位名叫牡丹也确如牡丹般娇美的姑娘，此刻也是犹如梦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更希望这真的是梦，希望这梦永远停留在眼前的场面上，而不象胡俊玉希望这是真切现实，不夹带一点点的虚幻。事实上，当她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已实实在在地投进了一个男人的怀抱，双手正紧紧抓着这个男人的肩头的时候，便确信这只是一场梦，因为她耳畔不存在任何声息，眼前不存在任何清晰的形象，脑海里也寻不出造成这种契机的任何理由和条件，虽然她有一点确信无疑，就是那令她窒息的力量和令她酥软的火焰肯定是胡俊玉幻化出来的另一种形式的诱惑。她并不讨厌这种可能会使她整个失落的诱惑，甚至可以说，她盼望和等待的，恰恰是这种心甘情愿的失落和造成这种失落的诱惑。要知道，她今年已满19岁，这正是妙龄少女春心似水、情意缱绻的年龄。作为女儿，她从慈祥的爸爸那里体验过使她无忧无虑的父爱；作

为小妹妹，她从邻居的哥哥们身上体验过使她安然舒爽的兄爱。但作为女人，那种被一个男人占有同时也占有一个男人的、叫她心房颤栗、热血沸腾的情爱，她却未曾体验过。还是三年前，这个正在用力拥抱她的胡俊玉闯入了她的生活，而且为了拯救爸爸，她过早地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这个男人。那时，无论是婚姻，还是爱情，对她还仍旧是个谜。她也没预料到，自己竟那么快地对这个比自己大6岁的汉人产生了崇敬和爱情。渐渐地，这个英俊的年轻军官，以越来越高的频率进入她的梦境，隐现在她的心海。在平时，虽然她还能对这个男人的注视表现出淡漠，但在夜晚或独处时，她未必不常常脸红和周身燥热。她开始渴望见到这个男人，渴望得到这个男人的抚爱。梦境和设想已不能使她满足，她需要异性的切切实实的亲近。然而，她毕竟是个少女，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女人。而少女的天然的自卫力和矜持，又恰恰造成她和异性间的屏障，即使她终于决定冲破这个屏障时，也总是带着胆怯、不甘心乃至自我反拨。所以，当牡丹从懵懂中清醒过来，意识到不是在梦中，而是在现实中扑进胡俊玉的怀抱时，她首先是一阵快乐的悸动，紧接着就在心里大骂自己的粗心了。她想挣脱出来。但那双拥着她身体的臂膊那么有力，她知道无法挣脱。而且，这异性的有力的、颤抖着的拥抱，使她感到新鲜而甜蜜，她在这种甜蜜中，整个身心都在融化，都在弥散，因而又无力也不愿挣脱了。结果，她身上残存的反抗力走了一个和原来的决心相反的方向。她不仅没有挣扎，反而更紧地抓住了对方宽阔的双肩。她的力量终于耗尽了。她感到舒服、困倦，真想就这样平稳地甜睡过

去，直到永远。她又一次希望这是梦境，希望这梦不要完结。可是，她也越加明白，这肯定不是梦，虽然她仍旧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因为她异常清晰地感觉到，在她的脊背上，正有两团火在烧来烧去，交叉往复，已渐渐逼近她的旗袍下最隐秘处；而且，还有一股挟带着她的名字的更加炽烈的火已烧到她的发际，接着肯定要烧到她的也开始燃烧的额头、脸颊和嘴唇；她的胸前，也是一堆火，那是男人的雄健的、激烈起伏的胸脯，那胸脯似乎想极力冲开隔绝两个身体的服装，将火直接烧到她的乳峰。这会使任何少女都陷入迷醉的一切，未必不是牡丹所神往的。作为未婚妻，心安理得地接受未婚夫的爱抚，也并非什么过错，何况这又是一次天作之合，谁能说她轻佻呢？但此刻的牡丹，却突然有一股悲哀袭上心头，并对自己产生了怨恨。她记起，在三年前决定作胡俊玉未婚妻时，她曾提出一个不容反驳的条件，就是必须等到她满20岁再结婚，这之前，胡俊玉不得动她一指头。当时，胡俊玉慨然应允了。可眼下，离那个约定的日期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如果现在她就允许胡俊玉拥抱、亲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她牡丹姑娘不是言出必行的人，她的决心和誓言只是一堵沙子堆起的墙，一触即溃；她从此只能永远受制于人，一生做男人的羔羊；她将要说的任何至关重要的话，都会被当作毫无意义的呓语；她的全部价值便只剩下了做一个任男人摆布的女人！天哪，难道这就是牡丹，这就是自豪的科尔沁草原的女儿吗？这时，一个久远的如梦如烟的记忆陡然袭进她的脑海。那大约是她8岁的时候，因爸爸的娇宠，她还没有上过马背。有一次，她偷偷找到邻居

家的四哥那达木德^①，说她想学会骑马。比她年长十多岁的那达木德问她：“你有胆量有决心吗？”小牡丹傲然地点了点头。“那好。”那达木德说道，拦腰把她抱起，放在自己坐骑的马鞍上。第一次骑到马背上的小牡丹当即吓哭了，喊着让那达木德把她抱下来。那达木德大怒道：“胆小鬼！不能实现自己誓言的姑娘，还配做科尔沁草原的女儿吗？——抓住缰绳！”说着，也不管小牡丹怎么哭叫，扬起皮鞭向马臀猛抽下去。高大的烈马带着小牡丹在草原上飞奔起来。为了这件事，牡丹的爸爸把那达木德痛骂了一顿，但从此，小牡丹却成了出色的骑手，而且变成了一个刚强的、好胜的、说得出做得到的姑娘。想到这里，紧紧贴在男人宽阔胸脯上的19岁的牡丹，在心里象同自己抗争般狂喊道：“不！我还是科尔沁草原的女儿，我不能失掉自己！”说也怪，那已经弥散在空中的力量，刹那间又凝聚进她的躯体，她奋力一挣，猛地摆脱了那双搂着她腰肢的胳膊，她的额头到底躲开了燃烧着的正在飞快逼近的嘴唇。

其实，从牡丹跌进胡俊玉的怀抱，到她挣脱出来，也仅仅是瞬间的事。但这一瞬对牡丹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其意义不亚于她第一次骑马飞奔，足以抵上她的半个生命。或许牡丹认识到这次战胜诱惑、战胜自己的意义，她感到庆幸，感到骄傲。但她毕竟犹豫过，发际上和脊背上毕竟还残留着身边那个男人的余热，这使她感到耻辱。一股怨恨之情猛袭心头，不是对胡俊玉，而是对自己。所以，当她又坐回到原

^① 即1929—1931年内蒙东部反垦斗争的领袖嘎达梅林。他是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因此叫嘎达，梅林是官职。嘎达梅林是人们对他的昵称。

来的位置后，并没有对胡俊玉表示恼怒，更没有责备对方的意思，她只是羞愧地扫了胡俊玉一眼，然后右手握住窗帘，向车窗外侧过脸去，一汪泪水倏然涌出。

刚刚沉浸在巨大的快乐之中而忘乎所以的胡俊玉，被这意想不到的突然变故惊呆了，他甚至弄不清牡丹是怎样离开怀抱的，更弄不清对他显然怀有情意的牡丹，为什么象躲避洪水猛兽般躲避他的无可非议的爱抚？难道他的举动带有哪怕一丝一毫的亵渎成分吗？没有。那么，眼前的局面就实在太不合常理了，除非这个少女根本就不爱他。我们知道，最容易扇起男人怒火的，是他们迷恋的女人的绝情。牡丹的表现算不算绝情？此刻的胡俊玉以为是。这是他无论如何无法忍受的。所以，转眼间，他从迷惘中清醒过来，全身快乐的颤栗随之发生了质变，同样的颤栗的形式，却表达了骤然产生的愤怒。

“牡丹！”胡俊玉咬着牙，声音嘶哑地说道。他的眼睛凝视着牡丹显得散乱的头发和正在痉挛地揪扯着雪白披肩的手。“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牡丹回眸扫了胡俊玉一眼，什么也没有说，便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那意思分明在说：“这还用我回答吗？”

“至少，你得承认，”胡俊玉接着说，两只拳头握得发出响声，“你是我的未婚妻，你要作我的妻子的！”

牡丹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你并不想否认，你也不能否认。这是你亲口答应的。对吗？”

牡丹依然沉默着，只是她的头难以觉察地低垂了一点

点。这种沉默和微微颌首，有一半表明她不否认曾答应作胡俊玉的妻子，另一半则表明她对这个选择并不后悔，甚至感到自豪和幸福。但这后一半内容，胡俊玉却没有看出来，反而觉得这种不动声色的冷漠，正是表明对他的厌恶和憎恨。

因而，胡俊玉的声音变得更加激烈了：“那么，就是你根本不喜欢我，心里早就有了别的男人！你说，是不是这样？”

他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终于羞恼成怒了。他用力抓住牡丹的左臂，大声说道：“你说呀！你为什么不说话？”

牡丹并不去挣脱自己的胳膊，只是倏然甩过头来，毫不畏缩地凝视着对方充满血丝的眼睛。虽然胡俊玉在那双明亮深幽的眼睛里并没发现怨恨、谴责和挑衅，但却有一柱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利剑一样刺进他的心扉。他几乎是立刻感到自己惨败了。他不敢再正面迎接牡丹的视线，慢慢垂下眼帘，低下惨白的脸，双手也无力地从牡丹的胳膊上滑落下来。他一面坐回到原来的位置，瘫痪般倚在车壁上，一面深怀愧疚地喃喃说道：“原谅我吧，……我今天是怎么了？”说着，双手紧紧捂住了充满泪水的眼睛。

牡丹原来就觉得今天的事情不全怪胡俊玉，他的失态是深可谅解的。现在又看到他愧疚难当、缠绵悱恻的狼狈样子，心海里也不由得翻起又爱又怜的浪花。她甚至想说：

“俊玉呀，我也是深深地爱着你呀！”但她知道，现在还不能说这句话。如果这样说了，无疑是鼓励对方同时也是鼓励自己违背以往的誓言。她知道，只有她和他都成为信守誓言的人，才能在永远看重对方的气氛中度过幸福的一生。否

则，就无法达到互相尊重和互相信任。不过，经过刚才纯属偶然的肉体短暂接触和感情的大起大落，她在这个男人的关系毕竟深化了一层，让她再用冷若冰霜的态度和责备的话去刺伤对方的心，是难以做到了。这样，在度过了一段难堪的沉默之后，她才低下粉颈，和缓而又带着羞赧地说道：“俊玉，你和我都不应忘记三年前的约定。”

牡丹第一次叫他俊玉。这带有亲切感的称呼使他的精神为之一震，脸上又开始有了血色。他扬起眼睛，不无庆幸和感谢地看着含羞俯首的牡丹，就象看着救命的菩萨。同时，他从牡丹的话里，悟出了刚才牡丹躲避他爱抚的原因，更加看出牡丹是一个刚烈、坚定、言行如一的非凡女子，使他的强烈的情爱又平添一种强烈的敬意，这敬意更使他的情爱变得炽烈如火。他真想再次扑过去，把牡丹拥进怀里，痛快淋漓地哭一场。但有了刚才的经历，他再也没有勇气了。他只是泪眼模糊地盯着牡丹，颤着声音说道：“我会等到那一天的，哪怕为了今天的事，再罚我三年，我也要等……”他嘴上这样说，心里却不无幽怨地喊道：“你可知道，这过去的三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2

三年前，胡俊玉还没有荣任崔兴武手下的营职参谋，而且还未曾有过一天的军旅生活。那时，他仅仅是张作霖的岳母王老太太使唤的一名不甚起眼的小随从，常常跟着一个老谋深算的管家为王老太太效力。当时的王老太太，由于东床快婿的孝敬，早已是辽河南北大约一千方^①肥沃土地的主人。有一天，她去巡视这一片原来的天然牧场上第三次长出的庄稼，偶然发现，和她北边地界毗连的，竟是一带水丰草美、风光旖旎的原野。王老太太斩钉截铁地表示，她一定要获得这一片沃土。办理占买蒙荒这种事，王老太太的管家颇有经验，可他恰巧卧病在床，不能去尽职。忠心耿耿的胡俊玉，见王老太太心急如火，便毛遂自荐，主动请缨。王老太太当即照准，授他以全权。张学良知道了这件事，心里一阵叫苦，埋怨王老太太真是利令智昏，办事过于操切了。因为他知道，科尔沁草原多次大量出荒，早已引起达尔罕亲王旗蒙民的不满，再去占买蒙荒，必须谨慎从事，而且要做好防范。

^① 每方为四十五垧。1916年，张作霖强行开发达尔罕亲王旗辽河南北沃土四千余方，张作霖、王老太太、鲍贵卿、冯麟阁等各割千余方。